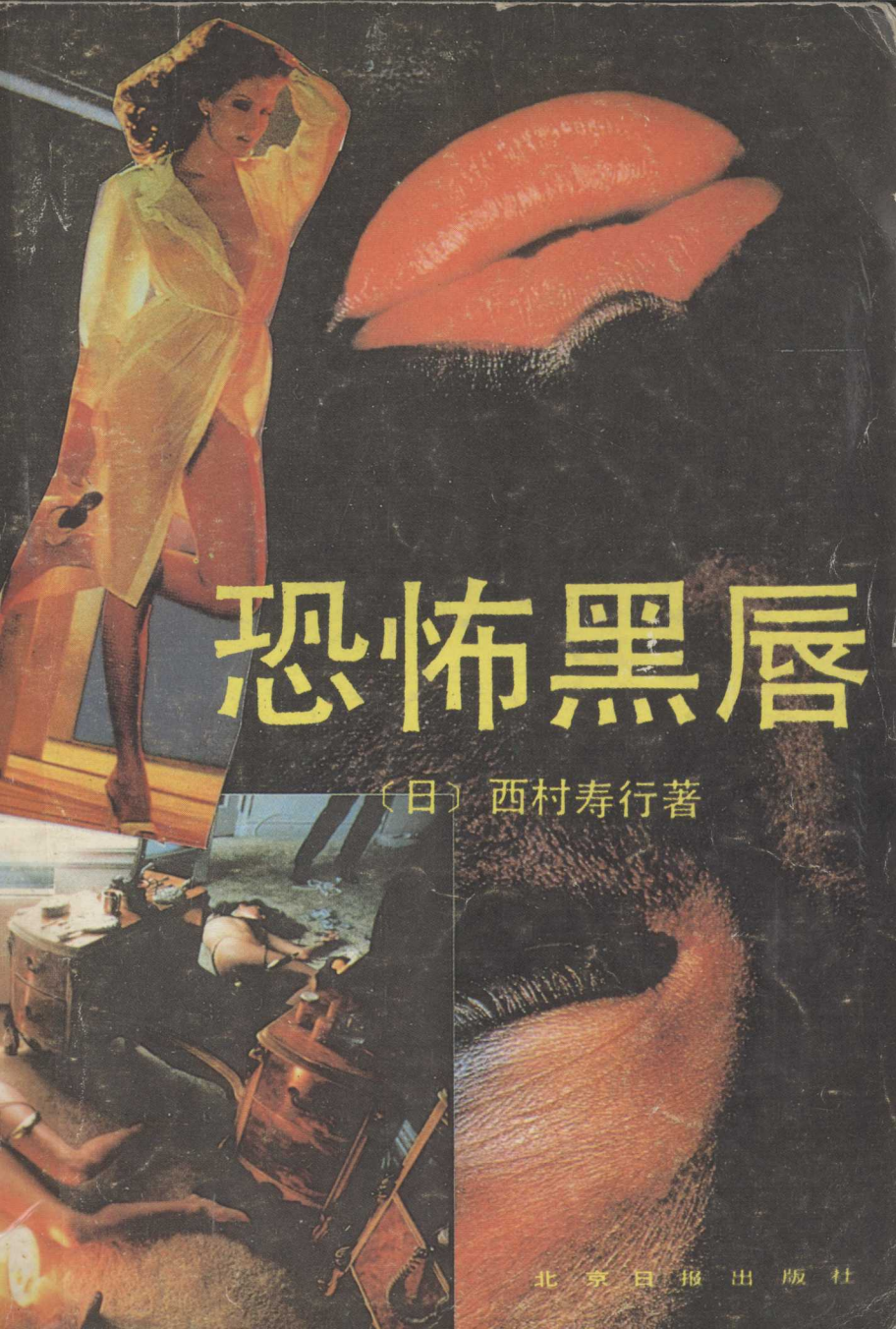




恐怖黑唇

〔日〕西村寿行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著：英，露，德，升，育
译：中，米，甘，黄，面，钱

恐怖黑唇

(日)西村寿行

杨 立 展
卢 建 云
译



责任编辑:笑 松

封面设计:张仁华

恐怖黑唇

[日] 西村寿行 著

杨立展 卢建云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电脑激光印书公司排版

(成都人民北路101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5 字数 220 千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502-216-X/I16

印数 1—40,000 册

定价:3.45 元

内容简介

一个漆黑的夜晚，外号“恐怖黑唇”的职业杀手忽然出现在原田医生家的住所，当着原田父亲之面，强奸了原田的妹妹，掳走了原田的未婚妻，并一气杀死与原田父亲有着特殊关系的三个老人……

从此，一向安份守己、正直善良的原田医生便独自走上复仇的道路。复仇过程中，一连串触目惊心的兽行和令人发指的隐秘接踵而至——道貌岸然的岛中教授，竟是一位性变态的被施虐狂，只有在女人的凌辱下，才能达到兴奋；掌握着日本国大权的中岗干事长也是一位性变态狂，与岛中相反，他亢奋的顶峰是把女人的双腿呈一字形绑在木棒上，肆意鞭打、刺击；“布兰克黑唇”的性怪癖尤其悖逆人性，在杀死猎物之前，均要施以强奸，无论性别……更令原田医生震惊的是，自己的父亲竟是战时一桩极其恐怖的罪恶的参与者，其秘密一旦披露将令全日本乃至全世界轰动！

刻骨的仇恨，疯狂的变态，巨大隐秘的压力，最后竟导致原田本人的人性扭曲、野性复归，使他自己也变成性变态的杀人狂——又一个“恐怖黑唇”……

本书作者西村寿行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畅销小说作家，其成名作《追捕》、《犬笛》、《血火大地》、《暴虐》等均为我国广大读者所喜爱。《恐怖黑唇》是西村寿行最为珍爱的最新长篇力作。

目 录

第一章： 恐惧的亡灵复苏	1
1. 阴谋初露	1
2. 线索	7
3. 死神的威胁	13
4. 出走	16
5. 黑唇	21
第二章： 复仇之旅	26
1. 血案现场	26
2. 初步分析	30
3. 复仇的心愿	36
4. 库拉西布兰克	44
5. 迷人的高子	51
6. 辞职以后	56
7. 东京的卖淫业	62
8. 争锋相对	70
第三章： 变态的奸淫	76
1. 替罪羊	76
2. O 型血	82
3. 破釜沉舟	88
4. 被奸淫的男人	93
5. 调查	97

6. 意外的线索.....	102
7. 被施虐狂.....	108
8. 愤怒的原田.....	114
9. 艰苦的埋伏.....	119
第四章： 饥饿岛	127
1. 施虐狂.....	127
2. 当权者的漫画.....	136
3. 幽灵又现.....	144
4. 饥饿岛.....	151
5. 和死神搏斗.....	157
6. 大战之前.....	166
7. 黑唇——杀人机器的死亡.....	171
第五章： 断罪	180
1. 三十年前.....	180
2. 岛中身世.....	185
3. 细菌部队的秘密.....	192
4. 原来如此.....	196
5. 从窃听器传来的淫秽浪语.....	201
6. 抓住仇敌.....	206
7. 坦白.....	215
8. 真相.....	220
9. 性狂如魔.....	225
10. 垂死反击	230
第六章： 死斗	243
1. 警察的行动.....	243
2. 第二黑唇——幽灵重露.....	247

3. 原田之唇.....	257
4. 美国之旅.....	261
5. 变态的原田.....	269
6. 人性的悲剧.....	276
7. 只身出发.....	283
8. 人即困兽.....	289
9. 孤身作战.....	294
10. 裸猿——在茫茫风雪之中	312

第一章 恐惧的亡灵复苏

1 阴谋初露

刚刚步入八月份。

炎热的太阳就将一切烤得烫人。

出租汽车司机原田光政在这天午后回到家中。他打开大门，从信箱里取出一封信，边看边走进了厨房。

走进厨房，原田光政坐在椅子上，准备喝点儿冷饮，然后再睡上一小时左右的午觉。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已不是拼命干活的年龄了——近六十岁了。难道这是因为自己长期辛劳而自负了吗？人的自知之明，对于原田说来还是有的。

家虽小一点但总算还较舒适，虽说是坐落在新宿的尽头，可环境却比较理想，紧靠着新罕御苑，从地理位置上看，夹在涉谷区和港区之间，虽处闹市中心，却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原田光政有两个孩子，义之和季美。义之毕业于帝国大学医学院，现在帝大医院内科工作；季美在短大^①学习后在百货商店工作。义之和季美的母亲数年前因患胃癌去世了。如今，倘若原田还有什么感到不满足的话，也就只这件事了。妻子若是还活着……，原田常常这样遗憾地设想。

① 为“短期大学”的简称。这种大学在1950年以后，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大学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它要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才能入学，学制为二年或三年，以专业性较强的职业教育为主要目标。

人们在生活中即便一切地平安、如意，有时也会因突然掠过的思乡之情，而出现短暂的空虚。

原田把刚才收到的信通看了一遍，就将信放在了桌上。

“武川惠吉……”

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

原田从冰箱里取出果汁，倒进玻璃杯中，一口气就喝光了。他觉得惬意极了。

原田若有所思地慢慢收住自己的目光。在空中，呈现出武川的面孔，许久、许久，原田一直凝视着他。原田回过头来将信再读了一遍。一份简短的死亡通知书，但非正式的，似乎是家中某人书写的，对于与死者生前的友谊，向收信人表示谢意。

信上讲，武川是七月二十八日去世的，死因是由于发生交通事故而被送进医院，曾一度即将康复，但结果却……

原田一动不动了。

他从椅子上起来时，已不想再睡午觉了——必须去烧香！武川是老朋友了。虽然没有什么很伤和气的东西以致关系疏远，但两人还是多年没真正过面了。有件事情，一直存在于四个人之间——除原田和武川之外，还有住在北海道纹别市的北条正夫和住在大阪的关根广一。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四个人的心中，或者说象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那样，终生不能解脱，即便是四人关系逐渐疏远了，但事情却会永生地拴在他们的心里。

原田驾驶着出租汽车离开了家。武川惠吉的家在练马区。途中，他在佛坛买了束鲜花。

鸦雀无声的武川家，只有武川的妻子在守着，三个孩子似乎都上班去了。原田在佛龕前合上掌，口中喃喃地念着，陈述

自身的苦恼。没有人会清晰地陈述自己的苦恼，这对于原田说来正舒适，他不厌恶干活，也不善长言辞。

悼完亡友之后，原田正准备告辞，被武川妻子久子挽留住了。久子预备了茶果，并述说了武川死亡的经过：

武川被车撞伤的事发生在七月十三日夜里。武川家在练马区和埼玉县交界的附近。那天他下班后回家，已是十点过了，这时街上行人稀少，一辆小汽车从后面飞速驰来撞倒了毫无戒备的武川，然后又飞快地逃走了。

救护车将武川送进了附近的医院，诊断结果，左肩部骨折，并怀疑颅内出血。翌日早晨，武川被转送到在涉谷区的中央医疗中心，因为小医院不具备这种诊断治疗条件。

经中央医疗中心诊断，颅内仅是出血，手术后取出血块，效果很好。过了十日，武川已能下床并单独去厕所了。主治医生保证说，不必再担忧了。然而，院长亲自诊断后认为，武川被车撞后，是否有脑器损伤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已患有逆行性健忘症，虽不严重，但有部分记忆消失。这是一种奇妙的健忘症，对于发生的事情尚有记忆，但对家里人的事情却遗忘了。

院长叫岛中常平，是日本医学界的重要人物，任帝大医学院教授，中央医疗中心是医界权威，这里的医师是由岛中派系的人充任，并占据着大厦七、八、九、十、十一层的楼面。前来这里就医的病人中极少有穷人。这是个年会费体制^①的豪华医疗中心，与一般的医院相比，更象是一座宾馆。在这里兼任院

—— 原田的回忆录，对武川的回忆都带有主观性

① 为日本医院中实行的多种医疗制度中的一种。它每年向入会者征收一定数量的医疗费用后，入会者便可免费就医。实行这种制度的主要限于比较高级的医院。

—— 原田的回忆录，对武川的回忆都带有主观性

长的岛中常平，每周仅门诊一次。而且态度非常傲慢。

有关武川的X光照片等资料已经齐备，岛中的诊断仅在于分析武川脑器质损伤和记忆损伤之间的关系。那天，他叫负责麻醉的医生进行麻醉分析，在静脉中注入安眠剂之类的麻醉药，同时试探在有意识下睡眠时的记忆。其原理与催眠疗法相似，解除压抑，从意识中掘起失去的记忆和睡眠时的记忆，以进行治疗。

不知道这种治疗究竟有什么作用，武川接受治疗后返回病房，对前去探望他的妻子久子突然说，希望转到别的医院去。武川这时还能分辨出久子是自己的妻子，因为别人是这样告诉他的，他也能够感觉到。

“这里是一流的医院啊！医疗设备最先进，院长先生又是帝大医学院的教授，为什么还要转院呢？”

久子劝说武川。

说得完全是事实，默默无闻的武川吉按常理是不能入院的，只是因为武川最初去的那所医院的院长是岛中派的一员，才得以破例入院。

“不！这里，不好。”

武川固执地说。

“为什么突然又说不好呢？”

久子追问。

“是大佐，好象是大佐……”

武川的眼睛滞呆地盯着天花板，象梦呓似地说着。

“大佐——这个，是什么意思？”

久子进一步追问。

武川望着久子，目光是冰冷的。不对。久子隐约察觉。在

武川的警惕的目光中,到底是恐惧呢?还是有更深一层的含意?

俄顷,武川缓缓闭上了眼睛沉默了。

武川能够感觉到久子是自己的妻子,但是没有真实感,他与昔日的一切断然隔绝了。武川说的“大佐”是什么意思不太清楚,但至少可以肯定这是武川恐惧的焦点吧?武川已缺少真实感觉,对于唯一能和自己交谈的妻子,也不敢清楚地吐露“大佐”是什么。不仅如此,还可从武川呈现出的那种冰冷的目光中发现,里面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恐惧感。

翌日,久子被护士叫到院长室去。

“请坐。”

岛中是个体格健壮的男子,年龄大约六十开外,脸庞红润,目光犀利。相形之下,久子显得怯懦而矮小。

“令人不胜遗憾的是……”

岛中用臃肿的指头夹着香烟。

“啊!”

她未经思考便脱口而出。

“情况不很乐观。在蜘蛛膜下脑组织部分有损伤,头顶左部附近破裂,颅内出血。破裂,是由于物理作用而波及到头部另一侧,以前没有检查到。”

“那么,经您这么一说……”

久子用询问的眼神望着岛中。

“危险。”岛中避开了她的视线。证据不容置疑地,“大体可以断定,是由于大脑损伤而引起记忆损害,恐怕,还会出现幻视和幻听等现象。”

“是这样。那,先生,我的丈夫……”

“我们竭尽全力，可是……”

岛中的话语含混了，面部也隐约呈现出苦涩的表情。但很快就消失了。

“是吗？”

久子呆住了。

“那么……”

岛中作出要起身的姿势。

“先生，请稍等一会儿。我的丈夫昨天‘大佐、大佐’地嘟哝，并且想转院——不知这是什么意思？”

“不必介意，是出现了幻觉。如果想转院的话，那请便吧！”

“不，先生，哪儿的话呀！”

久子着慌了。她已感觉到，院长的语气突然变得冷漠了。三天之后，武川的病情恶化，很快就陷入昏迷状态，不久便离开人世了。

“人就这样地死了……”

久子强忍住盈眶的泪水。

“是吗？”

原田的脸色苍白，血液沸腾了。大佐——也许，原田很清楚，武川惠吉所说的“大佐”是什么意思。

可是——难道真的是……

原田又自我否定了。

直到今日，难到会再出现，一定是武川弄错了。也许，由于麻醉而起的昔日的记忆，顺口就说出了；再者，是因为脑损伤而产生的幻觉。要求转院，这是由于记忆与现实变得模糊混淆的。但倘若不是这样……

“唉，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肇事的车还没查到，在我们去医院与丈夫遗体告别的时候，家里又被小偷盗了。您瞧瞧，连衣柜什么的都……，家里就象被台风扫荡过一样。”

原田忐忑不安地听着久子的这番哀叹。各种联想倏地涌上脑际。

要镇定、要镇定——原田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但立刻又返回到极度不安的状态之中。

“那么，给北海道的北条和大阪关根发信了吧？”

在告辞之前，原田又询问道。

“是的，一齐发出的。”

“哦。”

原田告辞了。

2 线索

八月七日。

原田驾车路过新宿时，已近正午了。他无意中瞧见，车后座席上有张乘客留下的报纸。哦，今天还没读报呢。于是驾着小车向着附近的箱根公园驰去，他打算边吃饭边看报纸。原田是带着饭盒出来的，保温瓶中还装着咖啡——这些都是女儿季美准备的。

将车停在公园门口，原田把报纸通看了一遍。在社会版登载有交通事故统计，也许是由于职业的缘故吧，原田有仔细阅读这些消息的习惯。在统计记事下面，有几条消息，无论是谁凡因交通事故而死的都要报导。

突然，原田的目光停住了。连溢出的咖啡将膝盖打湿也没

意识到。那条消息是报道北海道纹别市的交通的死亡事故：

死亡者姓名：北条正夫，五十五岁。十分恶劣的是，肇事者将人撞死后立即逃跑了。

“北条正夫……”

原田紧张地念着，背脊沁出一股寒流，一直穿透背心。他立即惶恐地环顾四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教会附属幼儿园，并不时闪现孩子的身影，附近有一个中年男子，一直在守护着孩子们。寒流迅速袭击了全身。原田将咖啡杯扔在助手席上，慌忙地发动引擎，车咻、咻、咻地向后猛地一倒，轮子碾在一块小石头上，小石头立刻溅起来，蹦进一家院墙，大概碰在了狗的身上了吧？狗奔命狂吠着。在倒车镜中，映出了那个男子目送着车的惊愕神态。

有好几个乘客在招手，可原田只顾朝前飞驰，哪还能看见这些，原田拼命控制着自己，有一种令人无法承受的重压感。实际上，耍这种把戏——开英雄车，决不是原田的性格。他用手指刮着额上的粘汗，车飞快地奔驰着。

车进了车库。一回到家，原田就把门紧紧地锁上，然后立即给在帝大医院上班的儿子义之挂电话。

“义之吗？是我。”

“怎么啦，这么急？”

义之不解地问道。父亲极少挂电话来。

“我到北海道去一趟，大约需要三、四天吧。代我转告季美一下。”

“好的。嗯，是去旅行？”

“不！这个，不是。纹别的朋友死了。从这儿去……坐飞机吧？”

“病死的？”

“好象是被车碾死的。”

“哦。那么，您多加注意呀！”

“好。”

原田放下了电话。

他去航空公司买到了飞机票，很幸运，还有空位，又预定了从千岁至女满别的支线飞机票。从女满别去纹别就只有乘车了。

原田匆忙准备了一下，就离开了家。刚走出门，他突然收住了脚，与义之商量商量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田觉得儿子比自己强。是自己脑子不行，还是自己与知识没有缘，仅仅读了小学——姑且认为自己还有点本事吧，但至少还不具备读大学的能力。不仅学习好，义之还擅长体育运动，在高中时代柔道就达到了二段；进大学后，靠课余劳动挣钱又加入了航空俱乐部，取得了驾驶小型飞机的执照；同时还加入了射击俱乐部，因成绩优异曾被推荐为国手，仅是费用过高而辞退了。义之性格热烈、急躁，这一切都与父亲恰恰相反。

与义之商量，那无异于求救了吗？原田放弃了这一想法——不能商量，而且必须弄清北条正夫的死是否还含有其它因素。肇事者会不会是蓄意撞死北条后逃走？倘若仅是普通车祸，原田也可以祛除因武川惠吉之死而笼罩的阴影。

原田沉思着向东京羽田机场走去。

“大佐……”

这是武川留下的话。说这句说时，他明显地表现出惧骇的神色，数日后北条又死了——这一切仅是偶然的巧合吗？

偶然的巧合？原田简直不敢想象。一想到可能是昔日的

亡灵复苏，原田不寒而栗。如果真是亡灵复苏——原田已意识到，伸向北条和武川的这只死神的魔掌，迟早要来攫取自己。

到达纹别已是翌日午后了。

北条正夫的家在纹别港附近。多年以前，原田曾来拜访过这里。

这是个大港，停泊着十几艘即出海的渔船。船身如同货船一样，究竟是渔船还是货船，原田分辨不出。海鸥在空中狂舞，街道上到处渗透着鱼腥味。

北条家就在眼前，在一条横贯南北的街道靠海一侧。家人在进行葬仪准备。人们正在烧香，原田夹杂在香客中依次等待。烧完香，原田告诉一位帮忙接待的年轻人，说希望会见死者家属。一会儿，出来一个年青人，是北条的长子辰夫。北条正夫从事渔业，长子似乎继承父业，在被太阳晒黑的容貌上，散发着海和鱼的气息。

“看了报纸，特意从东京……”辰夫的脸上露出惊诧的神色，“真对不起！”

“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太多，不过是很要好的朋友，从过去……”

“家父曾这么说过。”

“为了给你父亲祈祷冥福，我想参加葬仪。打搅了！唉，当时，是遇到了什么事故……”

两人正站着交谈，北条家的狗——一条长毛狗，从旁边走过来嗅着原田。

“前天晚上，家父从合作社聚会后在归途中，没走多远就被车撞了。这个，多少也是因为醉了缘故吧……”

辰夫想极力压住愤慨，中断了谈话。喉咙发出粗重的喘